

法規範、裁判憲法審查暨暫時處分聲請書

聲 請 人：葉瑞祺

訴訟代理人：林志忠律師

茲依憲法訴訟法第 59 條及 43 條第 1 項之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暨聲請裁定暫時處分：

甲、聲請法規範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部分

主要爭點

- 一、刑法第 214 條規定：「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其中「不實」、「登載」、「公文書」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 二、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上易字第 340 號刑事確定判決增加刑法第 214 條規定所無之「形式審查」之構成要件，並以行為人因虛偽債權所簽立之本票聲請本票裁定，司法事務官准許本票強制執行之審查程序乃「形式審查」，行為人即該當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法律見解，是否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 三、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上易字第 340 號刑事確定判決之審判，就行為人因虛偽債權所簽立之本票聲請本票裁定之事實，是否該當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實務有該當與不該當之法律見解歧異，法官不依聲請人聲請，尋求統一法律見解，亦不闡明其法律見解，即判決行為人有罪，且不附具理由，是否侵害行為人之訴訟權，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公平

審判原則？

四、現行人民訴訟權之制度性保障，於法院之法律見解歧異，僅於法院組織法第 51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最高法院民事庭、刑事庭各庭審理案件期間，當事人認為足以影響裁判結果之法律見解，民事庭、刑事庭先前裁判之見解已產生歧異，得以書狀向受理案件之民事庭、刑事庭聲請以裁定提案予民事大法庭、刑事大法庭裁判。但對於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最高法院未曾表示過法律見解，而高等法院法律見解有所歧異，人民並無管道聲請統一法律見解，如此差別待遇，是否有違憲法平等原則？

原因案件

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上易字第 340 號刑事確定判決（附件一）

審查客體

- 一、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刑法第 214 條規定
- 二、確定終局裁判案號：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上易字第 340 號
- 三、法院組織法第 51 條之 4 第 1 項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 一、刑法第 214 條、法院組織法第 51 條之 4 第 1 項應受違憲宣告，並自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效。
- 二、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上易字第 340 號刑事確定判決應受違憲宣告，並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

壹、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之目的

為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上易字第 340 號偽造文書案件，認該判決及其所適用之刑法第 214 條、法院組織法第 51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有侵害聲請人憲法第 7 條平等權、第 8 條人身自由權、第 16 條訴訟權，牴觸憲法法律明確性原則、罪刑法定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公平審判原則、平等原則，為此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

貳、基本權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所涉及之憲法條文或憲法原則及訴訟過程

一、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及所涉及之憲法條文或憲法原則

（一）確定終局判決所認定之事實

「一、葉瑞祺於民國 99 年 9 月間（起訴書記載為「99 年 1 月間」，逕予更正）擔任柏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柏 公司）之監察人，周 宇自 99 年 9 月 7 日起至同年 10 月 3 日、同年 10 月 19 日後為柏 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蔣 正自 99 年 10 月 4 日起至同年 10 月 18 日止為柏 公司之負責人，葉 瑞則係海 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海 公司）之負責人（周 宇、蔣 正及葉 瑞所涉本案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犯行，業經本院以 105 年度上易字第 1559 號判決分別判處罪刑確定）。緣柏 公司與案外人林 戎於 66 年 5 月 13 日簽訂合建契約，共同在林建成所有之 市 區 段第 等地號（現改為 市 段一小段 地號）土地上建造 公寓大廈住宅群，嗣因故無法請領使用執照，而未辦理保存登記，惟上開公寓大廈住宅群經案外人翁猜出售、轉讓或繼承，由林 宅取得 市 區 街 巷 號 樓，陳登科取得 市 區 街 巷 號 樓，陳 輝取得 市 區 路 號

樓，王云取得市區街巷號樓，康鳳取得市區街巷號樓，羅足妹取得市區街巷號樓，陳蘭取得市區街巷號樓，劉取得市區街巷號樓，徐麗取得市區街巷號樓，施詩記取得市區街巷號樓，然因無法辦理移轉登記，前開房屋之所有權仍屬柏美公司所有，住戶僅取得房屋之事實上管領權。嗣因房屋坐落土地價值飆漲，周哲宇貪圖都市更新後可獲得之利益，欲以回購方式取得房屋之事實上管領權，然因部分住戶不願出售房屋，葉瑞祺遂提出以虛構債權聲請強制執行之方式逼迫住戶出售房屋，彼等共同謀議後，而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葉瑞祺、周宇、蔣正及葉瑞基於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明知柏美公司並未積欠葉瑞保全費用，仍推由蔣正於100年8月16日前之某日，以柏美公司名義簽發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本票1紙交付葉瑞，復於100年9月2日前之某日，以柏美公司名義簽發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本票1紙交付葉海瑞，周宇則於101年10月22日前之某日，以柏美公司名義簽發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本票1紙交付葉瑞，而偽造葉瑞對柏美公司有保全費用債權。嗣葉瑞祺為葉瑞撰寫聲請書狀，再由葉瑞於100年8月16日、同年9月2日、101年10月22日先後持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之本票，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聲請本票准許強制執行裁定，使不知情之承辦司法事務官經形式審查後，分別於100年8月19日、同年9月7日、101年11月28日將附表一編號1至3所載不實債權金額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之民事裁定上；葉海瑞復將上開本票交予葉瑞祺，由葉瑞祺負責撰寫強制執行聲請狀後，交由柏美公司人員代為送件，而於100年10月13日、同年11月14日持如附表一編號1及2所示之民事裁定，於102年3月28日、103

年 3 月 17 日持如附表一編號 3 所示之民事裁定，向臺北地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而據以行使之，均足以生損害於柏美公司及法院辦理民事本票裁定強制執行程序之正確性。

(二)葉瑞祺、周哲宇及葉瑞基於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明知柏美公司並未向周哲宇借款以支付海公司保全費用，竟由周哲宇於 100 年 7 月 18 日匯款新臺幣（下同）2,520 萬元予柏美公司，復於同年 7 月 22 日、同年 7 月 26 日由柏美公司帳戶各匯款 1,260 萬元、1,260 萬元予海公司，虛構其借款予柏美公司支付海公司保全費用之事，再於 101 年 9 月 24 日前某日，以柏美公司名義簽發本票 2 紙（其中 1 紙本票為如附表二所示之本票），由己收執，而偽造其對柏美公司有借款債權。嗣葉瑞祺負責撰寫聲請書狀，周哲宇委由柏美公司人員代為送件，而於 101 年 9 月 24 日持如附表二所示之本票，向臺北地院聲請本票准許強制執行裁定，使不知情之承辦司法事務官經形式審查後，於 101 年 9 月 26 日將不實債權金額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如附表二所示之民事裁定上；再由葉瑞祺撰寫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交由柏美公司人員代周哲宇送件，而於 101 年 12 月 20 日持前開民事裁定，向臺北地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而據以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柏美公司及法院辦理民事本票裁定強制執行程序之正確性。」

（二）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

實務上就行為人因虛偽債權簽發本票聲請本票裁定之事實，是否該當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法律見解兩歧，乃肇因於刑法第 214 條規定之「不實」之事項及「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不夠明確，致法院解釋分歧，而在無罪及有罪間擺盪。臺灣最高法院 111 年度上易字第 340 號審判上開犯罪事實，對有無該當刑法第 214 條規定，明知實務法律見解分歧，已顯現刑法第 214 條規定及其適用之不明確性，並失其為法規範之可預測性，竟不依聲請人

聲請，謀求統一法律見解，亦不闡明其法律見解，並擅自增加該條所未規定之「形式審查」構成要件，以處罰聲請人，而現行法制就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亦無人民尋求統一法律見解之管道，迫使聲請人在被臺灣台北地方法院判處應執行刑二年有期徒刑之情況下，為免最不利的駁回上訴情況發生，無奈認罪，以取得刑法第 57 條第 10 款「犯罪後之態度」良好之減刑因子，並經判處應執行刑一年七月有期徒刑，乃侵害聲請人之人身自由權、訴訟權、平等權。

（三）涉及之憲法條文或憲法原則

確定判決之審判及見解，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權、第 8 條人身自由權、第 16 條訴訟權，及憲法法律明確性、罪刑法定、法律正當程序、公平審判及平等原則。

二、所經過之訴訟程序及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107 年度偵字第 11273 號以涉犯刑法第 214、216 條提起公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易字第 242 號判處應執行刑有期徒刑 2 年，再經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上易字第 340 號判處應執行刑有期徒刑 1 年 7 月，因不得上訴最高法院而告確定。

按憲法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59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第 2 項規定，前項聲請，應於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 6 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憲法法庭審理規則第 59 條規定，本法第 59 條第 2 項所稱 6 個月不變期間，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之翌日起算。準此，聲請人於 111 年 12 月 1 日收受確定終局裁判書（參附件一收文章），並於 111 年 12 月 26 日提出本聲請書向憲法法庭聲請裁判憲法審查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核屬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 6 個月不變期間內所為之聲請而無遲誤不變期間之情事。

三、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之名稱及內容

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上易字第 340 號適用刑法第 214 條：「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之規定。

參、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及該裁判違憲之情形

一、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牴觸憲法（並詳以下「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之立場及見解，說明」）

確定終局判決適用之刑法第 214 條所規定之「不實」事項、「登載」、「公文書」，以一般人對該等可能文義的理解，均有歧意，而無法就所涉個案事實是否屬該條所欲規範者有所預見，且司法審查者亦為不同之解釋，而各為自以為是的司法審查。故該條規定不夠明確，侵害聲請人之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權、第 16 條訴訟權，牴觸憲法第 8、16 條規定所依據之法律明確性、罪刑法定、正常法律程序、公平審判原則。

二、確定終局裁判牴觸憲法（並詳以下「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之立場及見解，說明」）

確定終局判決認「按執票人就本票聲請法院裁定事件，屬非訟事件，法官僅據執票人之聲請為形式上審查無訛，即將本票內容登載於裁定書上准予強制執行，無須為實質上審查，以判斷本票內容之真偽，故因虛偽債權所簽立之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即符刑法第 214 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3936 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柏美公司並未積欠葉海瑞及周哲宇任何債務，卻通謀虛偽簽發如附表一及二所示之本票，

再由葉瑞及周宇持向臺北地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使不知情之司法事務官於形式審查後，將本票所表彰之不實票據債權，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民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已足以生損害於法院對於本票准許強制執行裁定之正確性及柏公司，此不因該本票係由柏美公司之負責人周宇及蔣正簽發而非屬偽造之有價證券，而異其評價。」（附件一，判決書第 17 頁）而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3936 號刑事判決意旨乃謂：「執票人就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強制執行事件，屬非訟事件，法官僅據執票人之聲請為形式上審查無訛，即將本票內容登載於裁定書上准予強制執行，無須為實質上審查，以判斷本票內容之真偽，故以偽造之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如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自尚牽連犯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附件二）因此，確定判決乃適用不明確之刑法第 214 條規定，並以法律規定所無之「形式審查」構成要件為充分條件而僭越法律規定「不實之事項」、「登載」、「公文書」構成要件之法律見解，實質擴大法定可罰範圍，且在實務法律見解歧異之情況下，不謀求統一法律見解，亦不闡明其法律見解，竟以將所援引之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3936 號判決意旨中之「以偽造之本票，竄改為「因虛偽債權所簽立之本票」之方法」，更改上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而未附具理由將本件削足適履於刑法第 214 條，判處聲請人罪刑，侵害聲請人之第 7 條平等權、第 8 條人身自由權、第 16 條訴訟權，牴觸憲法第 7、8、16 條規定所依據之法律明確性、罪刑法定、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原則、平等原則。

三、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之立場及見解

關於行為人因虛偽債權所簽立之本票聲請本票裁定之事實，是否該當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事涉本票之記載，是否為「不實」之事項、公務員有無將其「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何種性質之「公文書」，以及何為「形式審查」：

(一) 實務上關於「不實」事項之見解分歧及聲請人見解

1. 確定判決援引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3936 號刑事判決意旨，就其所認定聲請人因虛偽債權簽發本票聲請本票裁定之事實，認本票上之記載，乃「不實」之事項。然確定判決所援引之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3936 號刑事判決意旨，乃就以偽造之本票聲請准予強制執行裁定所為之法律見解，因虛偽債權簽發本票聲請本票裁定並非該號刑事判決意旨之標的。
2. 同為確定判決法院之臺灣高等法院，就行為人因虛偽債權簽發本票聲請本票裁定之事實，本票之記載是否為「不實」事項，101 年度上易字第 2878 號刑事判決謂：「然按刑法第 214 條之罪，必行為人使公務員登載之事項為不實者，方能構成本罪，故若使公務員登載之事項，並無不實情事，自無由成立本罪；查被告與配偶蔡明棋及友人梁敬建基於犯意聯絡，明知無 1500 萬元本票債務及原因關係，竟由被告與蔡明棋共同以欣凱公司名義簽發 1500 萬元本票，供梁敬建以持票人名義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縱有通謀虛偽簽發本票，向法院詐取強制執行分配款之事，然其本票本身既係有權製作人授權簽發，形式上真正，則其原因關係雖有不實，惟法院係依該形式上真正之本票內容，據以裁定，就法院裁定之內容而言，既與本票形式上內容相合，自無登載不實可言，公訴意旨認梁敬建持該原因關係不存在之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涉犯刑法第 214 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顯有未洽。」(附件三) 另 101 年度重上更(二)字第 62 號刑事判決謂：「被告持系爭本票向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准許強制執行裁定，因被告亦承稱其與發票人即告訴人陳林梅間無真實債權、債務關係，法院准許其聲請，有無另涉刑法第 214 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一節。查：執票人就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強制執行事件，屬非訟事件，法官就執票人之聲請僅為形式上審查，且本票屬無因證券，受理本票裁定之

法院無須就本票簽發之原因及當事人真正債權債務關係為審查，故被告持系爭本票向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准許強制執行，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於形式上審查後，認為聲請人即被告確實為執票人且有權聲請而准許之，並無何登載不實事項可言，公訴人以被告另犯刑法第 214 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亦有誤會。」（附件四）

3. 由上所述可知，行為人因虛偽債權簽發本票聲請本票裁定，與行為人偽造本票聲請本票裁定，本票上之記載，是否為「不實」之事項，實務見解確屬分歧。聲請人主張，偽造之本票為無效，有對世效力，本票債務人對任何人均得主張本票無效。從而，本票之記載，既屬無效，乃「不實」事項。然本票為設權證券（附件五），有權簽發，縱其原因債權虛偽，為維護本票之流通性，仍屬有效（附件六），本票由發票人作成，即屬「真實」（附件七）。因此，因虛偽債權簽發之本票之記載，仍然有效，故為「真實」，並非「不實」事項。臺灣高等法院 96 年上易字第 1785 號刑事判決謂：「本票執票人，依票據法第一百二十三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許可對發票人強制執行，係屬非訟事件，此項聲請之裁定，及抗告法院之裁定，僅依非訟事件程序，以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如發票人就票據債務之存否有爭執時，應由發票人提起確認之訴，以資解決（參照最高法院五十七年臺抗字第七六號民事判例）。」、「揆諸上開法條規定及判例意旨足知：法院依票據法第一百二十三條所為就聲請提出之本票准予強制執行之裁定並未就實際債權是否存在、其面額與現存之債權數額是否一致為登載；換言之，法院僅係依票據法第一百二十條所規定本票之款式為審查，若符合即應予以准許，至於就債權存否及實際數額之主張，則應另循民事訴訟為之，抑即法院在本票強制執行情序中，所認定之事實是『債權人對本票發票人持有多少額度之本票，就該本票之額度同意強制執行情序』而已，就此部分而言，法院就鄭○化部分將附表三、四部分駁回，同意其他部分之『強制執行部分同意請求』，

自無何不實之記載，而上開裁定僅在同意鄭一化之強制執行，不在確認鄭一化之債權額度。是被告甲○○、乙○○持鄭德所交付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向法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而法院依法裁定准許之，實難謂有何「明知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之情事……此與明知為偽造、變造之本票仍持之向法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而構成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之罪名（參照最高法院八十五年臺上字第三九三六號、八十六年臺上字第二二七一號刑事判決要旨）有間。」

（附件八）足見以本票原因債權不實之本票聲請本票裁定，與以偽造、變造之本票聲請本票裁定，是否該當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應分別以觀。

（二）實務上關於「登載」之見解分歧及聲請人見解

1. 確定判決就其所認定行為人因虛偽債權簽發本票聲請本票裁定之事實，以不實之本票原因債權而認本票之記載不實，並認本票裁定記載因虛偽債權簽發之本票，即係登載。
2. 同為確定判決法院之臺灣高等法院，就行為人因虛偽債權簽發本票聲請本票裁定之事實，本票裁定是否有「登載」不實之事項，其 107 年上訴字第 2952 號刑事判決謂：「按執票人向本票發票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又發票人主張本票係偽造、變造者，於前條裁定送達後 20 日內，得對執票人向為裁定之法院提起確認之訴。發票人證明已依前項規定提起訴訟時，執行法院應停止強制執行。但得依執票人聲請，許其提供相當擔保，繼續強制執行，亦得依發票人聲請，許其提供相當擔保，停止強制執行。發票人主張本票債權不存在而提起確認之訴不合於第 1 項之規定者，法院依發票人聲請，得許其提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停止強制執行，票據法第 123 條、非訟事件法第 195 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執票人依票據法第 123 條規定，向本票發票人行使追索權時，聲請法院裁定對發票人之財產強制

執行者，其性質與非訟事件無殊，法院就本票形式上之要件是否具備予以審查為已足。至該本票債務是否已因清償而消滅，應依訴訟程序另謀解決，殊不容於裁定程序中為此爭執（最高法院 56 年台抗字第 714 號民事判例意旨參照）；本票執票人，依票據法第 123 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許可對發票人強制執行，係屬非訟事件，此項聲請之裁定，及抗告法院之裁定，僅依非訟事件程序，以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如發票人就票據債務之存否有爭執時，應由發票人提起確認之訴，以資解決（最高法院 57 年台抗字第 76 號民事判例意旨參照）。依上開法條規定及判例意旨可知，法院依票據法第 123 條所為就聲請提出之本票准予強制執行之裁定，僅係依票據法第 120 條所規定為形式上之審查，若聲請符合即應予以准許，至於就債權存否及實際數額之主張，則應另循民事訴訟為之，亦即法院在本票強制執行情序中，所認定之事實是『債權人對本票發票人持有多少額度之本票，就該本票之額度同意強制執行情序』而已。至於實際債權是否存在、其面額與現存之債權數額是否一致，則未予以審查，亦不在本票准予強制執行裁定所登載之範圍。」（附件九）另 102 年上易字第 836 號刑事判決謂：「惟查：被告三人與吳允萍共同謀議由被告丁○○、甲○○具名以附表一、二所示表彰不實本票債權之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部分，因法院就特定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乃司法權作用，係法院依據卷存事證，適用法律規定判斷後所為決定，核與公務員本於行政權作用，對於無實質審核義務之事項逕依聲請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者不同，故就法院裁定准予本票強制執行部分，並無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可言」、「被告三人與吳允萍共同謀議由被告丁○○、甲○○具名以附表一、二所示表彰不實本票債權之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部分，因法院就特定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乃司法權作用，係法院依據卷存事證，適用法律規定判斷後所為決定，核與公務員本於行政權作用，對於無實

質審核義務之事項逕依聲請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者不同，故就法院裁定准予本票強制執行部分，並無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可言」（附件十）

3. 聲請人主張，行為人因虛偽債權簽發本票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行為人就不實之本票原因債權，既不在聲請准許強制執行之列，法院即無「登載」於本票裁定可言。而法院裁定本票准予強制執行，乃非訟事件。裁定為法院就非實體事項決定之意思表示，並非在登錄記載人民所聲請之資料。本票裁定記載所據以聲請之本票及取得本票之緣由，乃法院准許強制執行意思表示之所由生，並非法院將本票及取得本票之緣由登載於其意思表示。實務上於此謂：「細繹本院 106 年度司票字第 979 號民事裁定內容，於理由欄一係記載『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執有相對人於民國 102 年 9 月 1 日簽發之本票 1 紙，付款地未載，金額新臺幣 10,400,000 元，利息未約定，免除作成拒絕證書，到期日 105 年 9 月 1 日，詎於到期後經提示未獲付款，為此提出本票 1 紙，聲請裁定就上開金額及依法定年息計算之利息准許強制執行等語。』等文字屬實。觀其文理脈絡，該段文字僅為敘明該案聲請人（即本案被告）之聲請意旨及其原因、事實，逕由該案聲請人所提聲請書狀予以摘錄引用，其登載內容核與前引民事本票裁定聲請狀之記載相符，並無齟齬之處，難認上開裁定所載聲請意旨部分有何虛捏不實之情。另就上開民事裁定理由欄二部分，於聲請本票准予強制執行事件中，法院固不得就本票之真偽為實體上之審認，僅就本票形式上之要件是否具備予審查為已足。是以法院依票據法第 123 條規定所為就聲請人提出之本票准予強制執行之裁定，並未就實際債權是否存在、其面額與現存之債權數額是否一致為登載；換言之，法院僅係依票據法第 120 條所規定本票之形式為審查，若符合即應予以准許。準此，被告提出之本票既屬真正，而非偽造，且係合法取得，則承辦之司法事務官本於職權對執票人之聲請、上開本票是否合於票據法第

120 條所定款式等事項為綜合判斷，而於上開民事裁定理由欄二記載『本件聲請核與票據法第 123 條規定相符…』等語，要屬個人判斷結果之表述，非在於單純記載或描述事實，難謂有何「明知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之情事，此與明知為偽造、變造之本票仍持之向法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而構成刑法第 214 條之罪名當屬有間。是聲請人所指被告明知債權未達 1,040 萬元，仍向司法事務官為不實陳述，致使司法事務官誤將不實事項登載於本票裁定之公文書云云，已有誤會。」（附件十一）故法院准許因虛偽債權簽發之本票強制執行，並無『登載』不實事項於其裁定可言。

（三）實務上關於刑法第 214 條公文書之見解分歧及聲請人見解

1. 確定判決就其所認定行為人因虛偽債權簽發本票聲請本票裁定之事實，認本票裁定乃刑法第 214 條規定之公文書，亦即，直接適用刑法第十條第三款規定之公文書。
2. 就何種性質之公文書屬於刑法第 214 條之公文書，最高法院 105 年台非字第 66 號刑事判決謂：「文書在法律交往與經濟過程中，因對特定事項具有表彰一定之擔保與證明作用，而使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大眾產生相當程度之信賴。刑法上之偽造文書罪，即係為保護社會大眾對於文書之信賴，不致因不實文書危害其公共信用性以影響現代法律交往之安全性與可靠性。其中關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則側重在保護公文書內容之真實性與公信力。人民因申請之客觀事實經登載於公文書上，而獲公權力機關擔保、證明其內容之真正；如其提供或聲明之事實資料虛偽不實，而經公務員登載於公文書上，因損及公文書之公共信用性，而應處罰。然公務員登載於公文書上之內容，倘非人民申請之客觀事實，而係公務員之價值判斷或思想推論，即無所謂真實與否之問題，自不成立本罪。故刑法第二百十四條所謂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須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

務，並依其所爲之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之事項者，始足構成，若其所爲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尚須爲實質之審查，以判斷其真實與否，始得爲一定之記載者，即非本罪所稱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假扣押裁定之公文書內容，並係登載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判斷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有無理由之結果，而非擔保債權人請求原因即實體上權利義務關係存在與否之客觀事實證明」（附件十二）即認非擔保債權人請求原因即實體上權利義務關係存在與否之客觀事實證明者，非刑法第 214 條之公文書。

3. 聲請人主張，本票裁定非證明請求原因即實體上權利義務關係存在與否之客觀事實之文書，並獲公權力機關擔保其內容之真正，而僅係使本票取得執行力而已，此與假扣押裁定並無以異。如所提供或聲明之事實資料虛偽不實，而經公務員登載於本票裁定上，法院既未以其公權力擔保證明本票裁定內容所載權利義務之真正，即無損及本票裁定之公共信用性可言，自不屬於刑法第 214 條規定之公文書。確定判決就刑法第 214 條規定之公文書，不爲保護法益導向之目的性限縮解釋，有違罪刑法定原則。

（四）實務上關於「形式審查」之見解分歧及聲請人見解

1. 確定判決就其所認定行爲人因虛偽債權簽發本票聲請本票裁定之事實，認法院爲准許本票強制執行所爲之審查乃形式審查。
2. 同爲確定判決法院之臺灣高等法院，就法院於准許本票強制執行，所爲之審查，究爲「形式審查」抑「實質審查」，其 91 年上易字第 2489 號刑事判決謂：「公訴人上訴意旨以：被告故以偽造之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尚涉犯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罪云云，惟查各該本票係被告與古度文謀議後簽發，雖其間非有真正債權債務關係，但並非偽造之本票，上訴意旨指爲偽造之本票，並非正確，且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需一經聲明或申

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並依其所爲之聲請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之事項者，始足構成，若其所爲之聲請或申報，公務員尙需爲必要之審查，以判斷其真實與否，始得爲一定之記載者，即非本罪所稱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而當事人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強制執行暨參與分配，法院就其債權之存否，雖非如審理程序透過直接調查證據、言詞辯論等嚴格之程序，以審認其實體債權之存否，**然亦需就法定之形式要件逐一審查以決定准駁，尙非一經當事人聲請，即有據其聲請之內容登載之義務。**從而，即與上述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要件不合，原審因此部分與前開論科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而不另爲無罪之諭知，並無不合，公訴人上訴意旨仍執陳詞據以上訴，非有理由，應予駁回。」（附件十三）另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0 年度上易字第 143 號刑事判決謂：「按刑法第 214 條所謂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須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並依其所爲之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之事項者，始足構成，若其所爲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尙須爲實質之審查，以判斷其真實與否，始得爲一定之記載者，即非本罪所稱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最高法院 73 年臺上第 1710 號判例要旨參照）。次按本票執票人，依票據法第 123 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許可對發票人強制執行，係屬非訟事件，此項聲請之裁定，及抗告法院之裁定，僅依非訟事件程序，就本票形式上之要件是否具備予以審查爲已足，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如發票人就票據債務之存否有爭執時，應由發票人提起確認之訴，以資解決（最高法院 57 年臺抗字第 76 號判例要旨、84 年度臺抗字第 22 號裁判要旨參照）。準此，非訟法院就本票執票人之聲請是否准予強制執行，仍須就本票形式上之要件是否具備予以審查，**亦即非訟法院就此部分仍具有實質審核權。**」（附件十四）即不認法院准許本票強制執行之審查僅係「形式審查」。

3.對於實務見解以公務員是否爲形式審查或實質審查，作爲使公務員登

載不實罪成立與否的前提，文獻上認為：「實務是誤會了問題的關鍵點，也就是說，對於人民所申請或聲明的事項，如果公務員仍須做實質審查，的確不應該構成本罪，但理由並不是「因為公務員仍須做實質的審查，所以申請人沒有責任」，而是因為公務員所登載的事項，有價值判斷的空間，或是該公文書根本沒有要表彰某一事實，例如行為人誣告，經警員於筆錄登載其告訴之內容，由於警員對於告訴內容之登載，其意義就是在記錄告訴人的陳述，至於告訴內容之真假，本來就不是告訴筆錄所要表彰的事實，因此，即使告訴內容不實，也不會涉及本罪。換言之，不論公務員將採何種審查方式，與本罪之成立無關，重要的是，行為人所提供登載之資料是否構成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時，應判斷該資料所指涉的是否屬於客觀事實，而且是否屬於公文書要擔保證明的事實部分。」（附件十五），也有認為何為「形式審查」，何為「實質審查」，難以說清楚講明白者（附件十六）。

4. 聲請人主張，「形式審查」乃刑法第 214 條之構成要件所無，實務上將其加諸於刑法第 214 條，一般認為是要減縮可罰範圍。但操作之結果，造成反客為主。亦即，為求簡易方便，於將個案事實涵攝於刑法第 214 條時，對於刑法第 214 條之「不實之事項」、「登載」、「公文書」不為目的性之解釋，反而鍾情於「形式審查」，無形中擴大刑法第 214 條的可罰範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而何為「形式審查」，何為「實質審查」，語意不清，對於已經歧意叢生的刑法第 214 條，可說亂上添亂，更加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五）由上所述可知，刑法第 214 條規定之「不實」事項、「登載」、「公文書」之構成要件並不明確，造成因虛偽債權簽發本票聲請本票裁定之個案，連「司法審查」者亦莫衷一是，何期一般受規範者，所得理解或預見，而予執法者選擇性執法之不明確法律適用之恣意，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

- 1.法律明確性原則乃謂：「基於法治國原則，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其構成要件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果，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並使執法之準據明確，以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釋字第 636 號解釋理由書第 2 段）
- 2.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為相應之規定。依本院歷來解釋，如法律規定之意義，自法條文義、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之，非難以理解，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得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釋字第 767 號理由書第 4 段）。
- 3.刑法第 214 條規定構成要件之「不實」事項、「登載」、「公文書」，從其文義、立法目的及刑法體系整體關聯性（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規定在刑法第二編分則保護社會大眾對於文書之信賴之第十五章偽造文書印文罪中，側重在保護公文書內容之真實性與公信力）以觀，可能語意所及之範圍，所謂不實事項，於人民聲請所提出之資料，除客觀事實外，是否包括主觀陳述；所謂登載，除公務員據人民聲請所提出資料之登錄記載外，是否包括公務員決定意思之形成；所謂公文書，除證明實體上權利義務關係存在與否之客觀事實之公文書外，是否刑法第十條第三款之公文書均屬之，都有可能。職是之故，一般受規範者無從理解，因虛偽債權簽發本票聲請准許本票強制執行裁定之個案事實，是否屬於刑法第 214 條所欲規範之對象，而得預見，且司法審查者解釋紛歧，亦難經由司法審查予以確認，乃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

（六）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上易字第 340 號刑事確定判決增加刑法第 214 條構成要件所無之「形式審查」，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1. 刑法第 214 條乃規定「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並非規定「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形式審查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2. 本來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依文義、立法目的及刑法體系整體關聯性以觀，乃處罰在證明實體上權利義務關係存在與否之客觀事實之公文書中，人民提出不實之客觀事實，公務員不為審查該客觀事實之真偽，即登錄記載於其職掌之公文書，而影響現代法律交往之安全性與可靠性。確定判決增加刑法第 214 條規定所無之「形式審查」，即喧賓奪主的使司法審查者僅專注於公務員之審查，是否『調查』人民所聲請客觀事實的原因是否屬實，而忽略個案事實應以刑法第 214 條規定所保護法益為導向之目的解釋，來論斷是否該當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亦即，確定判決一旦認定，法院為本票裁定之審查，未『調查』所聲請本票之原因事實，乃形式審查，即不再從刑法第 214 條之文義、立法目的及刑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解釋以適用法律，而不管個案事實是否屬於刑法第 214 條所欲規範之對象，應為如何之不實事項？究係登載，還是意思形成？如何之公文書才是法律所要規範的？便不分青紅皂白的論斷該當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然究其實，就因虛偽債權簽發本票聲請本票裁定而言，本票為設權、文義，無因證券，一旦有權簽發，即屬真實，票據權利有效發生，依票據文義負責（票據法第 5 條第 1 項參照），占有本票之人即得主張票據權利，不因本票原因債權不實而受影響。因此，就本票表彰之票據權利而言，本無不實；而本票本不表彰原因債權，原因債權實與不實，殆與本票記載是否不實無關。又本票裁定乃法院所為准許本票強制執行之要式意思表示，並非登錄記載本票並證明票據權利及本票原因債權之公文書。是故，以虛偽債權簽發之本票聲請本

票裁定，自文義、立法目的及刑法體系之整體關聯性，實難以理解是否為刑法第 214 條所欲規範者，加上司法審查者，竟見解紛亂，足見該條規定之不明確，更使一般受規範者，如墮五里霧中，礙難預見。而以法院於准許本票強制執行並未審查本票及本票原因債權是否真實，即係「形式審查」，便認因虛偽債權簽發本票聲請本票裁定該當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無異讓人民負擔保證明本票裁定內容真正之責，恰與本票裁定本不證明本票及本票原因債權為真實互相矛盾。因此，確定判決增加刑法第 214 條構成要件所無之「形式審查」，無形中擴大該條之可罰範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七) 本件原因案件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上易字第 340 號刑事判決之見解，對本質不同事務為相同對待，對本質相同事務為不同對待，違反平等原則及恣意禁止原則

1. 確定判決將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3936 號判決意旨中之「以偽造之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竄改為「因虛偽債權所簽立之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而謂「此不因該本票係由柏美公司之負責人周 宇及蔣 正簽發而非屬偽造之有價證券，而異其評價」，乃將本件削足適履的套用於上揭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3936 號判決意旨，而適用刑法第 214 條，未說明何以不異其評價之理由，恰係違反恣意禁止原則。

2. 偽造柏 公司簽發之本票為無效，將其記載於准許本票強制執行之裁定，自係確定判決所謂「已足以生損害於法院對於本票准許強制執行裁定之正確性及柏 公司」。然發票人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柏 公司縱因虛偽債權簽發本票，本票仍為有效，因係有權簽發，柏 公司本有意負責，且本票為文義、無因證券之設，本係為促進票據流通及保護交易安全，將其記載於准許本票強制執行之裁定，亦無損於本票之為無因、文義證券之本質，就刑法第 214 條所保護之公共信用與法

律交往之法益以觀，並無確定判決所謂的「已足以生損害於法院對於本票准許強制執行裁定之正確性及柏美公司」可言。

3. 本票裁定是否有擔保證明其所記載之本票，乃基於真實債權而簽發之作用，與是否該當於刑法第 214 條「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構成要件息息相關，即是否有損本票裁定之公信力，須從本票裁定相關之法律及設立目的以定（參附件十七，第 260 頁）。票據法第 123 條規定：「執票人向本票發票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該條文於民國 49 年 3 月 31 日公布施行，行政院提案說明為：「本票得聲請強制執行。按空頭支票之泛濫，類多係因簽發遠期支票，到期調度不及所致，而國人之所以樂於接受遠期文票而不喜本票，要係惑於遠期支票對發票人之拘束力較本票為大。蓋遠期支票，倘到期不獲付現，執票人向發票人行使追索權時，發票人除須償付款額外，尚須課處罰金，即等於須負擔雙倍之償付。而本票到期不獲償付致涉訟解決時，則對發票人並無罰金之處分，發票人對於拖延償付，可不致如遠期支票之有所顧慮。故為便利本票之流通，必須加強本票之索償性，爰經增列本票執票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聲請強制執行之規定，以保障本票持票人之權益。」（附件十八，第 4、61 頁）。立法院司法、財政委員會審查報告載：「行政院修正案為便利本票之流通，規定本票執票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聲請法院強制執行，以增強其信用（行政院修正案第一百二十條），不為無見。惟對於任何私人所可簽發之票據遽視同具有執行名義之文書，究嫌未合。爰仿照強制執行法第四條第五款之例，增加經由法院裁定之一程序，庶與一般立法體例相符合（審查案第一百二十三條）。」（附件十八，第 1、2 頁）是依票據法第 123 條之立法過程以觀，行政院提案執票人向本票發票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聲請強制執行，乃為便利本票之流通，以加強本票之索償性，而立法院審查認須經由法院之裁定，乃仿照強制執行法第四條第五款之例，增加經由法院裁定之程序，以與一般立法體例相符合。而當時強

制執行法第四條第五款乃規定：「強制執行，依左列執行名義爲之。抵押權人依民法第八百七十三條之規定，爲拍賣抵押物之聲請，經法院爲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者。」亦即，行政院提案，原以本票即具執行力，得聲請法院強制執行，不啻使私文書得爲執行名義，然立法院審查認應經法院裁定始符體例，乃以法院之裁定而使本票具執行力之執行名義。因此，法院所爲准予本票強制執行之裁定，與拍賣抵押物裁定非在證明抵押權所擔保債權存在與否之客觀事實相同，並非在擔保證明發票人所簽發本票原因債權存在與否之客觀事實，復與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2款之假扣押裁定，並非在擔保證明所保全債權存在與否之客觀事實相同。三者均僅係因法律規定而得爲執行名義而已，僅具執行力而不具證明力，而不在證明客觀事實。因此，本票裁定、拍賣抵押物裁定及假扣押裁定均無獲公權力機關（法院）擔保、證明其內容真正之作用，無使一般人相信裁定所記載事實爲真實之公示意涵。是假扣押裁定所記載保全債權不實，無損於假扣押裁定之公信力（參附件十二），本票裁定所記載本票，非基於真實債權所簽發，亦無損於本票裁定之公信力。假扣押裁定所記載之保全債權不實，不該當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於本票裁定，所記載之本票原因債權不實，亦應等同適用。確定判決未將「以偽造之本票」及「因虛偽債權簽發之本票」聲請准予強制執行之裁定，此二本質不同之事務差別對待，而本票裁定與假扣押裁定均僅因法律規定而得爲執行名義，二者爲本質相同之事務，確定判決亦未將二者相同對待，乃違反平等原則。

- （八）原因案件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上易字第 340 號之審判，對於實務法律見解歧異，不謀求統一法律見解，亦不闡明其法律見解，且對於判決所謂法律見解不附具理由，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原則
1.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

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不得僅因身分或職業之不同即予以限制（釋字第 736 號理由書第 1 段）。而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乃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釋字第 752 號理由書第 5 段）。此種司法上受益權，不僅形式上應保障個人得向法院主張其權利，且實質上亦須使個人之權利獲得確實有效之保護（釋字第 418 號理由書第 1 段）。即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依法享有向法院提起適時審判之請求權，且包含聽審、公正程序、公開審判請求權及程序上之平等權等（釋字第 482 號理由書第 1 段）。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選任信賴之辯護人，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釋字第 654 號理由書第 1 段）。

2. 於因虛偽債權簽發本票聲請本票裁定之案件，是否該當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實務上有如上所述之歧異見解，在有罪或無罪間擺盪。到底有罪或無罪，端視案件分到哪一個法官而定，甚至同一個法官，在相同事實的不同案件，竟也見解不一（註 1、2）。這樣案件的被告，上法庭如去俄羅斯輪盤的賭場賭博，什麼時候一槍斃命，全憑運氣。
3. 聽審請求權包含有數個階段性的內涵，首先即「資訊的權利」，當事人就程序有關的素材內容應有所知悉、並可認知其中何者對法院的裁判係有關連，即法院有義務對當事人使之可獲取並知悉諸如對造所為的相關陳述、各種事實與證據方法、法院專業鑑定的意見乃至法院本身就裁判為基礎之法律見解等。其次則為「表達的權利」，亦即當事人就各種事實及法律相關的意見（在前述的基礎下）有表達的可能性；以及「考量的權利」，亦即要求參與裁判作成的法官對當事人之陳述，不論於裁判上接納考量與否均應附具理由（吳信華，憲法釋論，2021 年 10 月增訂四版，第 447 頁）。
4. 在法官知法的原則下，法官終究會找到法或法理來審判。但就相同事實

的不同案件，不同的法官，找到不同的法，就各該案件的當事人來說，他面對的法官，可能恣意游移於不同的法律見解，就不是公平審判。而於本件，確定判決之法官，就聲請人因有上述見解歧異之問題，聲請提交「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法律座談會」統一法律見解（附件二十四），均置若罔聞。而法官就其法律見解，亦不闡明，諱莫如深，聲請人像瞎子摸象一樣，不能為充分的防禦。是乃侵害聲請人於憲法保障訴訟權核心內容，即基於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充分防禦權及公平審判要求之聽審請求權。

5. 聲請人於第一審已被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二年，而本件終局法院為第二審，不得上訴於第三審，聲請人上訴於第二審，即陷入上述之窘境。為免最不利之上訴駁回之狀況發生，聲請人無奈只好認罪，以取得犯後態度良好之減刑因子，而獲判應執行有期徒刑一年七月，無異是被迫自白認罪，自由權亦受侵害，而有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三項第七款「不得強迫被告自供或認罪」規定之嫌。
6. 確定終局判決將最高法院就偽造之無效本票所為之法律見解，竄改為因虛偽債權簽發之有效本票而為援引，並論斷「不因非屬偽造之有價證券，而異其評價」，已如上述，而對於以偽造之本票聲請本票裁定與因虛偽債權簽發本票聲請本票裁定，為何無須異其評價，並無隻字片語，實乃未附具理由，已侵害聲請人之聽審請求權（考量的權利），違反公平審判原則。
7. 非訟事件法第 195 條第 1 項規定：「發票人主張本票係偽造、變造者，於前條裁定送達後二十日內，得對執票人向為裁定之法院提起確認之訴。」第 2 項規定：「發票人證明已依前項規定提起訴訟時，執行法院應停止強制執行。但得依執票人聲請，許其提供相當擔保，繼續強制執行，亦得依發票人聲請，許其提供相當擔保，停止強制執行。」第 3 項規定：「發票人主張本票債權不存在而提起確認之訴不合於第一項之規定者，法院依發票人聲請，得許其提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停止強

制執行。」準此，**立法者**對發票人面對本票裁定強制執行，欲為停止，主張本票偽造或原因債權**不實**，即有要不要提供擔保的差別待遇。在民事法秩序，尚且如此，而在更為肅殺的刑事法秩序，舉輕以明重，**司法者**何能不考量**刑罰**的最後手段性，猶謂以偽造之本票或因虛偽債權簽發之本票**聲請**本票裁定，均不異其**評價**而該當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九）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人民並無聲請統一法律見解之管道，立法所為之訴訟權制度性保障（法院組織法第 51 條之 4 第 1 項）有所缺漏，違反平等原則

1. 憲法第十六條所明定人民有訴訟權，係以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得依正當法律程序請求法院救濟為其核心內容，國家應提供有效之制度性保障，以謀其具體實現（釋字第 737 號理由書第 7 段）。其具體內容，應由立法機關制定法院組織與訴訟程序有關之法律，始得**實現**。惟人民之訴訟權有其受憲法保障之核心領域，為訴訟權必備之基本內容，對其若有欠缺，即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不符。本院釋字第二四三號解釋所謂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法理，即在指明人民訴請法院救濟之權利為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不容剝奪（釋字第 396 號理由書第 1 段）。此程序性基本權之具體內容，應由立法機關制定合乎正當法律程序之相關法律，始得**實現**。而相關程序規範是否正當，除考量憲法有**無**特別規定及所涉基本權之種類外，尚須視案件涉及之事物領域、侵害基本權之強度與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有**無**替代程序及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綜合判斷而為**認定**（釋字第 663 號理由書第 1 段）

2. 憲法第 7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

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釋字第 485 號解釋文第 1 段）。按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為憲法平等原則之基本意涵。是如對相同事物為差別待遇而無正當理由，或對於不同事物未為合理之差別待遇，均屬違反平等原則。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原則之要求，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以及該關聯性應及於何種程度而定（釋字第 593 號理由書第 4 段）。

3. 訴訟權之制度性保障，關於審級，固然屬於立法形成，但尋求統一法律見解，事關法律明確性、法律正當程序、公平審判原則，不分案件輕重，應不分軒輊，才能體現憲法法治國原則之安定法律秩序之價值。現行人民訴訟權之制度性保障，於法院之法律見解歧異，僅於法院組織法第 51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最高法院民事庭、刑事庭各庭審理案件期間，當事人認為足以影響裁判結果之法律見解，民事庭、刑事庭先前裁判之見解已產生歧異，得以書狀向受理案件之民事庭、刑事庭聲請以裁定提案予民事大法庭、刑事大法庭裁判。但對於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最高法院未曾表示過法律見解，而高等法院法律見解有所歧異，雖有高等法院及其下級法院法律座談會之設，但對於法律見解歧異是否提請座談會以求統一法律見解，並無強制力，且座談會之結論，亦無拘束力，人民並無管道聲請統一法律見解。經查，**確定判決之審判，對於聲請人聲請統一法律見解，置若罔聞，諒與法院組織法第 51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不符有關**。是該條既為統一法律見解之規定，確定判決之審判以聲請人之聲請與該條規定不符而不處理，可謂實質上亦有援用；而該條既係統一法律見解之規定，聲請人既於確定判決之審判聲請統一法律見解，該條即與確定判決之審判有重大關聯性，而得為本件法規範審查之客體。

4. 大法庭之目的，依立法理由所示，乃著重於客觀法秩序一致性之維護，

固合於法治國原則之法安定性維護。然上述以案件得或不得上訴第三審爲是否得聲請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差別待遇，與大法庭目的之達成無關聯性，甚至反成爲法安定性維護之破口。是上述之差別待遇，於統一法律見解爲訴訟權之制度保障之一環而言，使得上訴第三審案件當事人與不得上訴第三審案件當事人之身分，於法律上不平等，乃違反平等原則。

- 5.司法院院長許宗力於 2021 年 11 月 24 日參加高等法院舉辦的法律座談會致詞說，法律見解無法統一而產生歧異，是對司法公信力最大的傷害（附件二十五）。因此，現行訴訟權之制度性保障，對於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實務法律見解發生歧異，人民無聲請統一解釋管道之漏洞，實違反平等原則，應予彌補，訴訟權之制度性保障才會完整。

肆、 本件具憲法重要性，並爲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應予受理——代結論

- 1.確定判決之審判，將「檢察官所起訴之事實^實在法律上是否該當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列爲爭點（附件二十六，準備程序筆錄第 27 頁），而在訴訟過程中，對於因虛偽債權簽發本票聲請本票裁定，是否該當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已呈現實務上於「不實事項」、「登載」、「公文書」、「形式審查」，均存在不同法律見解，在有罪無罪的極端方向間擺盪。在這樣的個案中，要尋得具體的法規範，實屬不能。聲請人爲此聲請法院謀求統一法律見解以爲裁判，然爲法院冷漠以對，置若罔聞，且法院亦不闡明其法律見解，致聲請人於法庭猶如置身於「魷魚遊戲」暗室的搏命場域，不知如何的言行舉止，才能免於滅頂之災，復無聲請統一法律見解之鑰，可以打開一扇窗，讓一絲一縷陽光照亮蹣手蹣腳的人行履跡好亦步亦趨。徬徨、無助、悲憤、無奈，一路籠罩聲請人的訴訟過程，最後就是一紙沒有理由的有罪判決書，就像連續劇中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憲法所提供予

人民健全人格發展維護人性尊嚴的平等權、自由權、訴訟權，所揭櫫的平等原則、恣意禁止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罪刑法定原則、依正當法律程序受公平審判原則，通通在這樣行禮如儀的生產線般的審判程序中，成為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產品的精美包裝紙。

2. 按法律之解釋與適用，包括事實之認定與構成要件之涵攝，其正確與否，一般而言係屬各級法院及其審級救濟之權責，原則上應不受憲法法院之審查。憲法法院僅得於法律之解釋與適用構成違憲時，始得介入審查。如何判斷是否構成違憲，難有如水晶般透明之標準，基本上應許憲法法庭擁有一定裁量餘地，俾能顧及個案特殊情況所需。惟一般而言，當各級法院對於法律之解釋或適用係基於對基本權根本上錯誤之理解，且該錯誤將實質影響具體個案之裁判；或於解釋與適用法律於具體個案時，尤其涉及概括條款之適用，若有應審酌之基本權重要事項而漏未審酌，或未能辨識出其間涉及基本權衝突，致發生應權衡而未權衡，或其權衡有明顯錯誤之情形，即可認定構成違憲。至訴訟程序中之指揮進行，原則上屬各級法院權責，惟若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者，亦應同受裁判違憲審查（111 年憲判字第 8 號理由段碼 30）。準此，確定判決就刑法第 214 條之解釋與適用，莫名的不知是目的擴張解釋或目的限縮解釋的增加了語意不清的「形式審查」構成要件，並將所援引的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3936 號判決意旨，將「以偽造之本票」竄改為「因虛偽債權所簽立之本票」而為適用，乃對於憲法第 8 條、第 23 條所保障基本權所衍生法律保留的罪刑法定原則的根本上錯誤理解而實質影響確定判決；且於刑法第 214 條之解釋與適用在本件具體個案，就實務上「不實事項」、「登載」、「公文書」法律見解之歧異，不尋求統一法律見解而為裁判，乃漏未審酌法律明確性原則；而謂因虛偽債權所簽立之有效本票與以偽造之無效本票聲請准許強制執行裁定，不異其評價，乃本質不同事務為相同對待之違反平等原則，其不為權衡或權衡有明顯錯誤；再對於聲請人聲請統一

法律見解，不聞不問，以法律不確定性迫使聲請人自白認罪自保以利其結案，其訴訟指揮違反照料義務、正當法律程序。是確定判決之審判及其法律見解，均屬違憲。

3. 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案件，於具憲法重要性，或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者，受理之，憲訴法第 61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確定判決涉及法院就因虛偽債權簽發本票聲請本票裁定，為是否該當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時，如何根據憲法課予國家對人民平等權、自由權、訴訟權之保護義務，判斷法院法律見解不一時對人民之最佳利益，以及於此程序中，是否應給予人民如何如何聲請統一法律見解之機會，始符憲法正當程序要求等基本權。又此等問題於往後案件均可能一再發生，且無法從憲法規定文字直接獲得解答，是有澄清必要，因而具憲法重要性（111 年憲判字第 8 號理由段碼 21 參照）。關於人民於訴訟程序所涉平等權、自由權及訴訟權之保障，迭經大法官解釋及憲法法庭裁判闡述而粲然大備，然於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法院法律見解不一，卻付諸闕如，而現人權保障之罅隙。是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本件應予受理。

乙、聲請裁定暫時處分部分

1. 憲法訴訟法第 43 條第 1 項規定：「聲請案件繫屬中，憲法法庭為避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且有急迫必要性，而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就案件相關之爭議、法規範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等事項，為暫時處分之裁定。」
2. 釋字第 599 號解釋謂：「司法院大法官依據憲法獨立行使憲法解釋及憲法審判權，為確保其解釋或裁判結果實效性之保全制度，乃司法權核心機能之一，不因憲法解釋、審判或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而異。如因系爭憲法疑義或爭議狀態之持續、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憲法基本原則或其他重大公益造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而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且

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即得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益與不作成暫時處分之不利益，並於利益顯然大於不利益時，依聲請人之聲請，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分以定暫時狀態。」（解釋文段碼 1）

3. 如上所述，確定判決乃在所適用之刑法第 214 條於實務上法律見解嚴重分歧，聲請人不明所以，不知所措，而法院不為統一法律見解以為裁判的法律暗室中，聲請人為求自保被迫自白認罪而法院未附具理由所作成。相對於相同事實而獲判無罪之情形，聲請人等同於次等人民，其於聲請人健全人格之形成及人性尊嚴之維護，傷害不可謂不大，而於憲法所揭櫫的人權保障，傷害尤甚。國家對聲請人刑罰權之確定判決，乃在不公不義的基礎上所作成，若為執行，就是司法暴力的實現，只不過是在監獄中多了一個憎恨司法不公的受刑人而無關國家對於人民施予刑罰的目的，且斷送了司法的公信力。再確定判決不得上訴於第三審，聲請人無從尋求正確之法律解釋，且發監在即而有急迫性，所造成傷害迫在眉睫，復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比較確定判決暫不執行之利益，顯遠大於執行之不利益。為此爰聲請於本件判決前裁定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上易字第 340 號刑事確定判決暫停執行之暫時處分。

謹 狀

憲法法庭

公鑒

附註

1. 本件確定判決，大致上乃抄自前案周哲宇等人第一審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易字第 108 號刑事判決（附件十九）及第二審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上易字第 1559 號刑事判決（附件二十），沿襲渠等因虛偽債權簽發之本票聲請本票裁定，該當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法律見解。然 104 年度易字第 108 號判決合議庭審判長彭慶文法官，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 年易字第 1056 號判決謂：「又按刑法第 214 條所謂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須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

義務，並依其所爲之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之事項者，始足構成，若其所爲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尙須爲實質之審查，以判斷其真實與否，始得爲一定之記載者，即非本罪所稱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最高法院 73 年台上字第 1710 號判例要旨參照）…另本票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本票上之權利義務，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故本票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爲前提，不能僅以面票之簽發及交付，證明有借貸之事實（最高法院 82 年度台上字第 629 號、第 1061 號判決參照）。故法院依票據法第 123 條所爲就聲請提出之本票准予強制執行之裁定，並未就實際債權是否存在、其面額與現存之債權數額是否一致爲登載；換言之，法院僅係依票據法第 120 條所規定本票之款式爲審查，若符合即應予以准許，至於就原因關係之債權存否及實際數額之主張，則應另循民事訴訟爲之。亦即法院在本票強制執行程序中，所認定之事實僅爲執票人對本票發票人就票面文義所載之票據關係存在，並就該本票之所在票面金額之額度准予強制执行程序而已。」、「被告庚○○並無向被告丙○○借款 500 萬元，被告庚○○係以不實之原因關係，於 93 年 3 月 2 日書立不實之 500 萬元借據及簽發同額之本票交付被告丙○○配合向高雄地院聲請本票強制執行等情，業經認定如前。雖被告簽發該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並未存在，惟本票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本票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高雄地院就被告丙○○聲請提出之本票而裁定准予強制執行，該裁定並未就上開債權之存在而爲具體之登載，觀諸卷附高雄地院 93 年度票字第 6791 號民事裁定自明。從而，被告庚○○雖係以虛僞不實之借貸關係，而書立 500 萬元借據及簽發同額本票，並由被告丙○○提出該本票聲請本票裁定，然該本票既由被告庚○○親自簽發，其票據關係確係真實，高雄地院上開裁定既未就該不實之原因關係據以登載於該裁定內，依該票據文義而准許強制執行，難認被告 2 人有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可言。」（附件二十一）持與 104 年度易字第 108 號判決截然相反之法律見解。

2.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上易字第 1559 號判決雖認定周哲宇等人因虛僞債權簽發之本票聲請本票裁定，該當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然該判決合議庭審判長葉騰瑞法官、受命法官莊明彰於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上更(一)字第 265 號判決謂：「公訴意旨另以

被告自丙○○處取得系爭本票中金額共計二百十六萬元之六紙本票後，交予其母親壬○○（收受贓物部分經原審法院判決有罪，由本院駁回上訴確定），詎被告與壬○○均明知乙○○並未積欠渠等債務，竟仍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由壬○○於 94 年 10 月 14 日持上開本票向本院民事庭聲請裁定准以強制執行，欲以此詐得執行名義後對乙○○之財產強制執行，惟因乙○○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壬○○始於該案訴訟中將上開本票交還乙○○，致未生得財之結果。因認被告此部分所為，係涉犯刑法第 339 條第 3 項、第 1 項之詐欺未遂罪，且與前揭加重強盜罪間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等語。然按詐欺取財或詐欺得利罪之成立係以行為人著手實施客觀上足以使人陷於錯誤之詐術行為為要件，若行為人所實施者並非足以使人陷於錯誤之詐術，自不構成上開罪名。準此，執票人就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強制執行事件，屬非訟事件，法官僅據執票人之聲請為形式上審查無訛，即將本票內容登載於裁定書上准予強制執行，無須為實質上審查，以判斷本票內容之真偽。而系爭本票確為告訴人乙○○所簽發，業如前述，雖其係遭被告脅迫之下所簽發，亦僅屬該發票行為是否有效，得否撤銷及執票人是否可享有本票債權之實體上爭執，並非受理本票裁定聲請之法院所得審究，是法院即無陷於錯誤之可能，從而壬○○持系爭本票向本院民事庭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之行為，客觀上尚難認屬足以使人陷於錯誤之詐術行為，故縱使確係公訴意旨所指乃被告透過其母壬○○持該紙本票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亦不成立詐欺取財罪。惟因公訴意旨認被告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揭經本院認定有罪之加重強盜罪間具有修法前刑法第 55 條後段之牽連犯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就此部分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附件二十二）言下之意，為本票裁定之法院，無陷於錯誤之可能，無不知情可言（按，實務上向認刑法第二百十四條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罪，必行為人以欺騙之方法使不知情之公務員將不實之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始克成立。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2918 號刑事判決參照，附件二十三），行為人不成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及詐欺取財罪，故判決對詐欺取財罪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對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亦恕置不論。

附件

- 一、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上易字第 340 號刑事確定判決
- 二、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3936 號刑事判決
- 三、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上易字第 2878 號刑事判決
- 四、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重上更(二)字第 62 號刑事判決
- 五、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361 號民事判決
- 六、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簡上字第 19 號民事判決
- 七、最高法院 50 年台上字第 1659 號、70 年度台上字第 4339 號民事判決
- 八、臺灣高等法院 96 年度上易字第 1785 號刑事判決
- 九、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度上訴字第 2952 號刑事判決
- 十、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上易字第 836 號刑事判決
- 十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聲判字第 81 號、109 年度聲判字第 29 號刑事裁定
- 十二、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非字第 66 號刑事判決
- 十三、臺灣高等法院 91 年度上易字第 2489 號刑事判決
- 十四、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0 年度上易字第 143 號刑事判決
- 十五、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2021 年 8 月修訂十七版，358、359 頁，新學林出版
- 十六、吳耀宗，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月旦法學雜誌 97 期 253-266 頁，2003 年 6 月出版；林書楷，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研究－實質間接正犯的觀點，台灣法學雜誌 408 期 99-114 頁，2021 年 1 月出版。
- 十七、票據法第 123 條提案。
- 十八、票據法第 123 條審查報告。
- 十九、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易字第 108 號刑事判決
- 二十、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上易字第 1559 號刑事判決
- 二十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 年易字第 1056 號判決
- 二十二、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上更(一)字第 265 號判決

二十三、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2918 號刑事判決

二十四、 刑事聲請狀

二十五、 自由時報報導

二十六、 準備程序筆錄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具狀人：葉瑞祺



訴訟代理人：林志忠律師

